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七八四次会议

2007年11月27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纳塔莱加瓦先生 (印度尼西亚)
- 成员： 比利时 韦贝克先生
 中国 王光亚先生
 刚果 比亚博罗-伊博罗先生
 法国 里佩尔先生
 加纳 克里斯琴先生
 意大利 斯帕塔福拉先生
 巴拿马 阿里亚斯先生
 秘鲁 廷科帕女士
 卡塔尔 纳赛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斯洛伐克 马图洛伊先生
 南非 桑库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索厄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哈利勒扎德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报告 (S/2007/65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54A)。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报告 (S/2007/653)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了苏丹代表的来信, 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审议。按照惯例, 并征得安理会同意, 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 邀请这位代表参加对该项目的审议,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穆罕默德先生 (苏丹)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 向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埃利亚松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 向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盖埃诺先生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署情况的报告, 即文件 S/2007/653。

在本次会议上, 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埃利亚松先生发言。

埃利亚松先生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向安理会通报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情况。请允许我首先对达尔富尔的局势作一总体评估, 然后我将介绍最新的情况发展和拟议的对策。

记得秘书长 10 月 24 日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 曾表示严重关切于达尔富尔总体安全状况与人道主义局势, 以及在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方面的持续困难。他还表示自己很关切不同运动之间以及苏丹民族团结政府内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苏人解) 和全国大会党之间的摩擦, 以及这些摩擦对于达尔富尔政治进程的影响。

首先, 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在我们对达尔富尔危机作出的集体反应中, 一个方面进展缓慢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进展。政治进程、维和行动以及人道主义工作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仍然有理由对目前的安全局势和人道主义局势感到担忧, 这种局势很明显地影响到了政治进程。光是在 10 月份, 政府部队和未签署协议各方, 以及达尔富尔各运动之间的冲突, 就导致 3 万多名平民流离失所, 使得今年流离失所的总人数达到将近 28 万人。可悲的是, 10 月份, 7 名苏丹人道主义工作者在达尔富尔牺牲, 这是自 2006 年 7 月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过去两天在乍得发生的战火, 突出表明了这一区域局势的不稳定性。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更加表明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部族之间关于土地和水资源的冲突一直在持续。对于阿拉伯人的骚乱和好战性, 以及冲突向科尔多凡的蔓延, 人们日前感到关切。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紧张局势也在升级。政府军队袭击营地, 以及营地内外的事件, 导致人们丧生、住所破坏, 以及人权被侵犯。人道主义准入继续受到阻碍。最近, 国内流离失

所者在南达尔富尔被迫迁移，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当地的这些近况无助于建立一个安全、互信和尊重的环境，而这却是达尔富尔急需的。我们谨回顾，苏丹政府负有维护安全、正义和尊重国际法的首要责任，包括应当通过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来做到这一点。

恰好一个月之前，即 10 月 27 日，在非洲联盟（非盟）和联合国的主持下，由非盟特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和我主持，在利比亚苏尔特启动了达尔富尔和平谈判。这些和平谈判的参加者有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各运动、区域伙伴乍得、埃及、厄立特里亚和利比亚——也是主办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代表，以及来自达尔富尔的民间社会、传统团体和妇女团体代表。

各方在苏尔特和谈中的言论是积极和建设性的。各位代表表示支持非盟-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并作出了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承诺。民间社会代表的参与非常重要，这提醒我们，解决达尔富尔人民的苦难和冲突根源，必须是我们工作的核心。达尔富尔人民要求并强烈希望得到保护和安全、获得补偿和赔偿、安全和自愿返回家园，以及开展恢复和发展项目。

在苏尔特，各方普遍认识到，达尔富尔的冲突无法用军事办法解决。在此背景下，萨利姆先生和我欢迎苏丹政府在和谈第一天宣布单方面停止敌对行动。尽管我们要求维持停火，但是，停火状态据报已经被打破。如安理会成员所知，我们原希望从所有各方那里得到类似的承诺。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邀请所有各方参加首场会议的原因之一。然而，各个运动并不愿意对这一承诺作出回应，原因是现有的分裂状况、某些关键性人物缺席，以及他们所称的对苏丹政府的意图缺乏信任。

在我们与各方的会晤中，萨利姆先生和我强调了建立一个有利于政治和谈环境的重要性。我们提出，需要有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对达尔富尔人民的安全和福利产生切实影响，特别是在营地更是如此，因为那里的局势很不稳定。我们提醒大家留意

任何可能破坏有关各方之间以及达尔富尔人民内部信任的军事或政治行动。

我们也清楚地向苏丹政府指出，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们期望各方作出一切努力来促进这种对话。遗憾的是，我们邀请参加首场会议的 25 位民间社会代表中，只有 13 人能够成行。

我们强烈地向各个运动表明，在它们努力实现统一的同时，应当立即努力达成一致，形成共同立场，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实质性谈判。

正如安理会所了解的那样，达尔富尔各运动的某些领袖人物没有来到苏尔特。有的要求更多时间来统一行动和准备立场。其他的则表示对受邀的人员与和谈地点持有保留意见。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那些没有来到苏尔特但仍然参与和平进程的人，和那些拒绝和谈或为自己提出不切实际先决条件的人。有关各方必须认识到，破坏和平进程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然，有些关键人物没有参加苏尔特谈判首场会议，这是令人失望的。有些人提出了疑问，即由于这一原因，和谈是否应当推迟进行。在我看来，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清楚表明，推迟和谈毫无益处。自夏季以来，政治、安全及人道主义领域局势逐渐恶化已变得显而易见。启动对话为各运动加紧结构重组工作提供了催化的动力。在启动对话的同时开始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也至关重要。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这毕竟是自 2006 年 5 月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冲突各方首次面对面会晤。

现在应认为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没有回头路可走。按既定方向前进并保持政治势头至关重要。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针对个人、包容各方的基础上发出的参加苏尔特会议的邀请仅适用于会议的开幕阶段。我们原本设想开幕后的数周将用于召开研讨会，以及各运动做进一步的筹备工作，尤其是选择

其谈判小组。由于各运动在苏丹达尔富尔及朱巴持续进行磋商，我们不得不重新调整我们的工作计划。

首先，为加强与各运动之间的高层接触，我们现在正将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重新侧重于达尔富尔和朱巴。第二，我们正为甄选民间社会及其它利益攸关方的代表，以参与持续的政治进程而辛勤努力。第三，我们正与我们的区域合作伙伴更加紧密协调。

为使非洲联盟和联合国能够启动研讨会，并为举行实质性对话发出邀请，各运动需要就共同立场达成协议，并组成参与对话的谈判小组。

在此方面，过去数周来在朱巴取得的一些事态发展令人鼓舞。苏人解协助各运动围绕两大主要团体进行了组合——11个不同的反叛派别代表正努力重新组成苏丹解放运动/军队，5个派别已同意携手在一个名为新联合抵抗阵线的旗帜下工作。这两个团体已保证就对话有关问题协调其立场。各运动现在打算回到达尔富尔，与战地指挥官及实地的其它派别建立联系，以便巩固其同盟。

除这些团体之外，在达尔富尔的苏丹解放运动/联盟内部也正在进行调整和协调立场的努力。我们希望很快看到，这些努力导致形成2个或3个运动团体，而不是像去年那样，我们与众多派别进行合作。

这些是积极的事态发展，然而，在感到可喜的同时应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合纵连横的努力仍然脆弱不堪。过去曾发生过由于对领导权的竞争而导致松散联合与同盟的破裂。迄今，各运动主要谈论的是联合与重组问题。它们尚未深入探讨实质性问题或有关谈判小组的问题。我们希望，它们将利用今后的数周做这些事。萨利姆先生和我本人都赞赏苏人解主动支持各运动的联合努力，但是重要的是要重申，各运动应继续侧重于筹备谈判。实现完全联合这一更为宏伟的目标可能会招致和平进程的进一步延误。

在此方面，各运动可能需要非洲联盟-联合国调解小组的进一步协助。如果它们提出这一请求，我们将愿意联络我们的区域伙伴，尽快为各运动承办一次

会议。这样一个阿鲁沙式的会议——我指的是8月份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召开的那次会议——能够为它们提供一个契机，以便明确其立场，提名组建其团队，并为稍后将启动的对话完成筹备工作。

我们也将利用今后的数周来确保将达尔富尔人民的声音纳入政治进程之中。我们正与民间社会、传统领袖和阿拉伯及妇女团体密切合作，以保证提名并组建一个咨询理事会。该咨询理事会能够成为民间社会与调解小组之间磋商的一个主要渠道。在此方面，境内流离失所人员和难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所有磋商进程之中。然而，与这些人的接触正由于不同形式的恐吓，也包括来自某一运动内部的恐吓受到阻碍。境内流离失所人员和难民没有出席苏尔特会议。我们正加紧努力，以确保他们了解政治进程的发展态势。同样重要的是，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众作为民间社会的一部分要享有代表权，并在运动同盟内部享有代表权。

秘书长在其10月份向安理会的发言中，发出了各运动内部准备不足、缺乏凝聚力的警告。正如各理事国可能还记得的那样，6月份我在向安理会的通报中描述了一幅类似的图景，显示出支离破碎现象依旧存在。对于政府宣称摒弃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大多数运动仍然表示将信将疑。某些运动还继续在开展敌对行动。

其它运动则坚持，苏丹政府代表团应代表民族团结，应包含苏人解及米尼米纳维派的代表。苏人解与全国大会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米纳维与全国大会党在米纳维要求在和谈中享有单独代表权问题上的对峙，使目前的困难雪上加霜。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解决这些问题，并在执行《全面和平协定》上取得进展。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按期部署对于政治进程也十分重要。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萨利姆先生和我本人认为，我们必须籍以适当时间，使政府代表团能够组团，并使各运动能够最终敲定其和谈的筹备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足够数量、准备就绪的参与者，就不应仓促举

行实质性对话，以免危及该进程的公信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通过与各运动及苏丹政府的持续接触来保持势头，并提醒它们对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所做的承诺，以及对达尔富尔人民负有的义务。否则，政府和各运动之间迟迟不能达成内部共识可能严重阻碍就达尔富尔问题启动实质性谈判。

在下两周，萨利姆先生和我本人，会同我们的首席调解人一道，将与各方进行密切接触。我们计划于12月4日在埃及会见我们的区域伙伴，以确定今后的方向，即为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可能的阿鲁沙式会议、各研讨会及实质性对话制定时间表。该区域各国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萨利姆先生和我本人于11月14日在厄立特里亚召开的区域会议所彰显的那样。在埃及会议之后，我现在的计划是接下来到苏丹，访问当地的各运动，拜见各位运动领导人，并与其它利益攸关方会晤。

最后，我认为，我们都应对这一进程可能为达尔富尔带来一个和平协议继续抱有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氛围不如今年夏季通过安全理事会第1769（2007）号决议及成功举行阿鲁沙磋商的时候那样积极。无疑，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阻碍了该进程。

萨利姆先生和我本人将继续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促进和平进程。然而，只有各方抱以认真态度、表现出政治意愿并全心致力于和平，我们才能够取得进展。当实质性对话开始时，各方应有备而来，为达成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做出必要妥协。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我们努力的持续支持至关重要，安理会第1769（2007）号决议的影响力既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敦促各方加紧为和谈做准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不容他们让该进程脱离正轨。我们必须将达尔富尔人民的命运置于我们关注的中心，而他们也同样需要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先生所做的情况通报。

我现在请盖埃诺先生发言。

盖埃诺先生（以法语发言）：我们处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署进程的十字路口。许多问题是熟悉的，而且它们仍然极为敏感。其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当然是如扬·埃利亚松先生所述的那样，实地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令人非常忧虑。联合特别代表阿达达和部队指挥官阿格瓦伊将军在与苏丹政府进行紧张的讨论，以便解决卡尔马难民营中的局势。至关重要，要确保解除该难民营的武装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标准，因为它将为保证达尔富尔其它难民营的安全开创先例。其次，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在部队组建、最终确定部队编制构成以及许多官僚主义障碍方面正面临根本挑战。

我今天愿重点谈谈为解决这些问题正采取的行动，并强调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会产生的影响。我还将向安理会通报我们在与苏丹政府就谈判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地位示范协定进行谈论时必须应对的挑战。

在秘书长最新的30天报告（S/2007/653）中，作了关于把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权力移交给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准备工作的总结，它反映了我们在许多领域所做的工作，包括建立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指挥部初步作业能力、完成临时部队总部和警察总局人员配置工作、转向一个三区结构、任命和部署高级领导人以及正在进行的支助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人员所需后勤安排等。

自提交报告以来，已经向达尔富尔部署了对非苏特派团的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第一部分。孟加拉国派遣的由140余人组成的建制警察单位已于11月21日抵达尼亚拉，中国工兵单位的135人先遣队于11月24日抵达尼亚拉。这些部署令人鼓舞，而且我们预期尼泊尔派遣的第二支建制警察单位的先遣队将于12月14日抵达行动地区，其主要人员将随后于1月7日到位。除了已部署的56名警官以外，约有100名警官将于12月到位。

我们还预期到12月底时部署警察专员及其一名副手、阿格瓦伊将军的军事参谋长、各区指挥官及副

区指挥官、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副组长以及在部队和各区指挥部服务的所有参谋职位中的约 75%。最后，在提供有关这些部署包括后勤和空运准备的最终兵员清单之前，计划于 2008 年 1 月开始部署以下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单位：中国工兵单位的主体部队、孟加拉国派遣的多作用后勤单位和部门后备连及来自尼日利亚的二级医院。

(以英语发言)

不过，尽管包括秘书长本人在内，我们做出了最佳努力，但我们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需求方面仍面临严重缺口。在移交权力前五个星期的时候，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仍然缺少关键机动能力：一个重型和一个中型运输单位、三个军事职能飞行单位，也就是 18 架直升机，以及一个轻型战术直升机单位，即 6 架直升机。此外，部署前的访问导致提供一个侦察连的认捐被撤回。因此，自我上次通报以来，能力方面的缺口有所增加。

如果到 2008 年初还没有确定这些缺失单位的适当提供者，就必须回到安理会，请其考虑减轻缺少空中机动性影响的选择方案。这可能需增加兵力。但是，更多士兵不能取代军事飞行，而且他们也将需要更多的后勤支援、更多土地、更多供水，并且不可能在 2008 年下半年之前出现在达尔富尔。另外一个不太好的最后采取的措施将是——如果我可以使这个词的话——从其它特派团那里“借用”这些能力。在我们考虑所有备选方案以制定应急计划时，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最初计划反映了最少程度的需求，而且不容许此类灵活性。

如安理会所知，我们的最重要优先事项一直是组建一支能够执行特派团职责的部队，而且以此保护达尔富尔人民并在事实上保护自己。因此，在确定部队派遣国时，我们侧重于确保它们具备所需的能力，并能够及时进行部署。我们还力求组建一支平衡的部队，它无疑将满足第 1769 (2007) 号决议中提到的非洲特征标准，而且无论从叛乱分子的角度还是从苏丹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公正性都将无可厚非。

根据这些优先事项，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从我们收到的认捐中制订了一份名单，并于 10 月 2 日把名单转递给苏丹政府。我们认为，在我们不得不对的政治限制条件下，已经确定的部队派遣国和向苏丹政府转递的一揽子计划最适于在达尔富尔开展艰巨维持和平工作。

虽然我们尚未收到直接回应，但苏丹政府已经表明，并公开表示它不太愿意接受部队中的某些非非洲单位，理由是对保持公众对部队非洲特征看法的关切，和无法为某些非非洲部分提供安全保障。有三个单位被特别甄别出来：来自泰国的步兵营、来自尼泊尔的部队后备特别部队和战区后备连以及北欧工兵连。

正如我在 11 月 14 日的通报中告诉安理会的那样，除了把非非洲单位包括进来以外，别无他择。首先，选择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泰国营是基于它已准备好于 1 月初部署到达尔富尔。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拥有尽可能靠近权力移交的有效威慑和自卫能力将至关重要。因此绝对必须保留这个营。其次，尼泊尔是唯一一个提出为整个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后备力量提供一支特种部队连的国家，这是一个能够有力应对对特派团的威胁的关键部分。哈斯卡尼塔事件凸显了这一需要。

最后，北欧提供一支混合工兵单位将给予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关键能力，以便在后勤上建立特派团，并使其它单位，特别是那些自给自足能力不够理想的单位能够到位。我们原本计划尽早于 1 月部署该单位，而且一旦它提供这一早期影响，它将在 2008 年下半年逐步退出。它是一个能够有效启动特派团的临时增援能力。把它排除在外将是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在像达尔富尔这么广阔的地区快速建立和巩固其存在的严重损失。

尽管这么说，但我们和非洲联盟一起做出了真诚努力，以解决苏丹对部队看法的关切。

在我同政府讨论之后，维和部军事顾问率领一支特遣队在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前往开罗和亚的斯亚贝

巴，了解是否可能加快部署被选中加入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埃及营和埃塞俄比亚营。我们高兴地得到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证实，它们的营可以并准备在移交权力之后尽早部署，先在 2008 年 1 月部署先遣部队。两国将在 12 月的上半月进行侦察行动：埃塞俄比亚从 12 月 1 日至 6 日，埃及从 12 月 8 日至 13 日。然而，它们的实际部署也将要求加快后勤和空运准备。

与此同时，所有其他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继续开展，包括部署前的视察。安理会成员知道，至关重要的是，一旦确定之后，所有部队派遣国要尽快开始为部署作准备。部署前活动的每次拖延或停顿都会对 2008 年早期阶段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部署的就绪状态产生直接和负面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丹政府官员发表公开讲话，质疑非洲联盟-联合国完成部队构成的方法，才让我们深感关切。尤其鉴于该政府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正式答复，这些话，在该政府对部署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承诺方面产生了严重的不定性。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迅速和有效部署也取决于该政府的合作，为获取土地和为联合国飞机的飞行作业权提供便利。联合特别代表阿达达向我们通报说，他仍未能够获得苏丹民航局对在法希尔部署六架直升飞机的授权。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也未获准在夜间飞行。但是，保护平民的任务并不随着太阳落山而结束。特派团仍未在杰奈纳和扎林盖获得土地，并且政府把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在法希尔机场的通讯设备扣留了数周。土地问题特别至关重要，因为部队刚开始部署。如果政府不立即把我们需要的土地给我们，我们就得推迟一些部队的部署。另外，奥贝德地方当局要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停止使用奥贝德后勤基地，因为“建这个基地是为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服务的。”

安理会也知道，我们正在同苏丹谈判部队地位的协议。11 月 2 日，我们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协议草案，这份雅安已同非洲联盟商定而且基于大会批准的部队地位协议的样本。11 月 13 日，我们收到政府送来

的一份替代案文。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案文中包含的建议将使该任务的活动无法展开，尤其是在人员的通行自由和通信的可靠性方面。

尽管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该文件的场所，但有助益的是指出，苏丹政府的案文包含一项规定，政府在行使主权的安全行动中，政府将“暂时关闭通信网络”。还有一项建议要求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把有关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所有人员、部队和财产的进出活动事先通知政府”。安理会将会了解这种规定将如何影响部队指挥官在需要为保护平民而采取必要的迅速和有力行动的情况下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

我们还吃惊地看到媒体中的一些言论，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服饰问题又旧事重提。该问题在 2006 年 6 月安理会成员访问苏丹期间同苏丹外长讨论过，明确要求特派团的服饰将根据 2007 年 6 月 5 日非盟-联合国有关混合行动的报告来确定。在此基础上，我们已经为联合国人员准备了一项有联合国徽的蓝贝雷帽和他们袖子上的非盟臂章，以反映该行动的联合性质。佩带蓝贝雷帽和联合国徽涉及一些特权和豁免权，而这些对部队派遣国来说是根本不可转让的。

为了消除目前的不定性，秘书长正在同科纳雷主席讨论如何在战略层面同苏丹当局进一步交往。已经向苏丹政府反复作出广泛和详尽的技术性解释，包括高级层次的解释，剩余的——和根本性的——分歧不能归咎于缺乏协商。这就是为什么秘书长也再次呼吁安理会成员和主要区域领导人作出额外的一致努力，说服苏丹当局支持部署一支有效的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达尔富尔和实际上苏丹全国的和平与安全，那末苏丹政府必需作出一项战略决策。

如果预期的讨论没有为部署一支有效的部队扫清道路，国际社会将面对艰难的选择：我们是否要部署一支将不起作用和没有自卫能力的部队，并甘冒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受到羞辱和达尔富尔人民遭遇悲惨失败的风险？

五个月前，安理会在喀土穆获得巴希尔总统对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维持和平行动计划的首肯，不设先决条件。在秘书长 9 月访问苏丹期间，巴希尔总统亲自向秘书长保证，他的政府将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提供便利。在过去几周内，该政府对便利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实际准备态度勉强，而且高级官员的公开声明使人对这项承诺产生疑问。苏丹政府对从正面影响公众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的态度，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也认为，部队派遣国需要并理应获得明确的保证，它们对执行第 1769(2007) 号决议作出贡献的努力是受欢迎的。

最后，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新事态发展，两个反叛运动、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丹解放军的一个派系团伙，对维持和平部队的中国成员发出威胁。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秘书处和非洲联盟苏丹特派团正在极其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后者将专门派遣额外的保护部队前往中国部队部署的地区。

我们结束达尔富尔痛苦的能力实际上最终是同政治进程相联系的。尽管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将继续促使各方在谈判中取得进展，但我们努力为部署一支有能力的维持和平行动，要能够完成任务并帮助各方执行谈判结果，仍需要获得安全理事会的持续参与以及苏丹政府的积极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盖埃诺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苏丹代表团非常高兴和荣幸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会议。我们高度赞赏安理会印度尼西亚主席的许多贡献与活动。我们记得，你的友好国家在 50 多年前主持历史性的万隆会议时，是最早了解非洲大陆的问题和关切的国家之一。那次会议谋求为这个新独立的大陆分析种种问题，并支持它走向国家统一和通过合作与团结来解决分歧和进行重建。因此，友好的贵国特别有资格主持这个关于达尔富尔和平问题的会议，并指导会议取得一个有助于支持实现我们都期望的和平和稳定的结果。

还请允许我通过您，向秘书长达尔富尔政治进程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表达我的问候。我也向他的同事，非洲联盟特使艾哈迈德·萨利姆·萨利姆先生致意。我们一直赞赏他们为确保政治进程取得成功的不懈努力，以便为达尔富尔所有人实现可持续和平。我们也赞赏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在维和问题上的努力。

这次会议的召开恰逢 2006 年 11 月 16 日举行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周年纪念，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那次协商性的高级别会议为在苏丹政府、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对话和透明度基础上建立牢固和有效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在那次会议上达成的谅解是基于充分尊重苏丹的主权和统一、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独立。那次会议是成功的，不同于之前充满单边主义和缺乏现实主义的企图。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为达尔富尔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制订了一张清楚并得到一致同意的路线图。在达成一致的要件中，一条基本的内容就是优先关注政治解决，需得到带有非洲特点的混合维和行动的保护和支持，并需辅之以向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此外，2007 年 9 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举行了第二次达尔富尔问题高级别会议，会议重申了发展和恢复的轨道。那条轨道涉及载于安理会第 1769(2007) 号决议的同样的概念。我国已经重申充分致力于该决议的执行。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其后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以及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强调，达尔富尔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是政治解决的基础，任何一方都不能破坏该《协议》，或要求对其重新谈判。这些活动也强调，政治解决必须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指导下进行，反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不能成为违背《协议》持续进行军事活动的手段。所有这些活动也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准备惩罚那些阻碍和平进程的人。

在兄弟国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盛情主持下，谈判于 2007 年 10 月 27 日在利比亚苏尔特启动了。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艾哈迈德·萨利姆·萨利姆先生对和平谈判的启动做出了宝贵的努力和倡议。我们借此机会，表达对埃利亚松先生的赞赏和感激，他刚才向安理会通报了达尔富尔和平问题的事态发展。

我们还想指出，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苏尔特会议。我们派遣了一个由苏丹共和国总统助理纳菲·阿里·纳菲率领的高级代表团。我国政府对谈判的承诺不仅限于派遣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政府还单方面宣布立即停火，我们仍然遵守停火。我们希望的黎波里会议能够达成一个停止敌对状态的协议，以此作为建立信任的要求之一，同时我们仍然希望，将优先达成一个结束敌对状态和实现停火的协议，而且，此优先应在两位特使为恢复和平谈判而进行的接触和活动中完成。

和平的解决方案和谈判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的坚定选择。然而，和平进程一定不能变成恶性循环，恢复谈判不能被当作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方法。那样只会满足一些拒绝谈判的反叛部落分子和试图破坏整个和平进程的有些方面的目的。

因此，我们敦促两位谈判人员提交一个清楚的计划，确定恢复谈判以及结束当前接触的截止时间，以便统一各个运动及它们的谈判立场。确定恢复谈判的截止时间是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个急迫和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并敦促国际社会履行做出的特别承诺，按照安理会在这方面的决议和声明，惩罚那些破坏和平进程的人。我们衷心希望，相关的国际力量显示它们对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承诺，采取一起必要行动施加压力，确保所有反叛运动参加谈判。否则，这就意味着使问题处于混乱状态，鼓励反叛运动，向它们送出混乱和不正确的信息。

因此，我们要求国际各方有义务支持和平进程。我们也特别向该区域各国和邻国致意，感谢它们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作出不懈合作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计划在2007年12月第一个星期举行的沙姆沙伊赫会议将支持毫不拖延地恢复谈判的努力。

我国同样非常重视第1769(2007)号决议的要求，该决议，除其他外，呼吁部署混合行动。我国为履行自己的义务，一直在积极努力，使同非洲联盟和联合国联合代表完全合作成为可能，来开展部署特派团的主要工作，如在法希尔建立主要业务能力，在达尔富尔三个州开展部门业务，以及任命指挥人员，同时，完成部队地位协定的努力仍在继续。

我们希望向负责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解释，关于部队部署协议的讨论应该在三方间举行，不能在安全理事会进行。

我国已经在提供土地和必要及相关服务和后勤支持的承诺中完成我们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基于苏丹的倡议，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一个完成部队派遣问题工作的三方会议，会议考虑了早期的国际活动和苏丹的关切，这些也需要被考虑在内。苏丹还参加了上周出访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为部署这两个国家的部队进行筹备工作的代表团。

政府成立了一个高级别部长委员会，以便为部署混合行动提供便利和采取后续行动及处理各种有关事宜。我们希望今后几个月中秘书处将加强努力，完成小规模和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部署，这主要是因为秘书处在这方面的表现当然不像预期的那样令人满意，而不是因为苏丹政府所造成的任何问题。我们要问秘书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而它为何还没有实施小规模和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部署。我们还希望大会有关机构当前的审议能导致为该行动提供所需的资金和资源。

关于人道主义轨道，我要通知安理会，2007年3月28日在苏丹签署的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便利的公报取得了重大成功，从而得以借助所通过的快速轨道办法加强和支持外联能力及向那些需要者提供援助。

在这方面，还建立了后续行动机制，这一机制包括政府、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有关各方。我们相信，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约翰·霍姆斯先生将于明天对苏丹进行的第二次访问将在促进该公报

的执行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功，便利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我要在本论坛重申，人道主义局势正在大幅改善，健康和营养指数的提高以及达尔富尔三省不存在大流行病即是反映。

埃利亚松先生表示，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会影响和平解决，而和平解决的坚实步伐将对人道主义层面产生积极影响而不是相反。谈判小组未能取得积极成果，削弱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人道主义局势。

2007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国际会议申明的发展和复原轨道非常重要，因为它处理了冲突根源并力求应对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我们希望能采取具体步骤，发展和重建达尔富尔，包括增加资源和促进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在苏丹的活动，就像2007年9月在秘书长结束苏丹之行时在喀土穆发表的联合声明所重申的那样。

最后，我要重申苏丹政府对和平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全面承诺和我们对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特使的通力支持。我们还申明，我们承诺结束敌对行动和实施停火。我们希望立即恢复苏尔特谈判。我们还希望国际社会严肃认真地履行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义务。我们也希望看到拒绝阿布贾协定的人参加和平进程，同时避免发出可能对谈判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混杂信息。我希望避免采取恫吓手段，也不要夸大政府的问题。我还希望不要将他人的失败转嫁到苏丹头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哈利勒扎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感谢联合国特使扬·埃利亚松和盖伊诺先生的报告。我对埃利亚松先生和非洲联盟特使萨利姆·萨利姆以及利比亚达尔富尔和平会谈的所有参加方和支持国表示赞赏。

达尔富尔持续的紧急局势使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摆在安理会议程的最优先位置。为了取得进展，政治、人道主义和安全等轨道的工作必须加紧推进。这些轨道需要所有关键行为体——苏丹政府、反叛团体、部队派遣国、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持续承诺。

每个行为体都有其必须应对的不足，我现在就开始谈谈它们。

关于苏丹政府必须做些什么，苏丹政府是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特别是在安全方面。它绝对必须通过发表声明和采取行动，表示它打算接受向达尔富尔派遣有效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并为其提供便利。根据我们今天所听取的盖埃诺先生的发言，到目前为止，苏丹政府似乎还没有这样做。第一，苏丹官员毫无根据地拖延达成部队组成协议。根据苏丹政府的要求，拟议组成的部队在性质上显然以非洲人为主。我们安理会成员应采取一致行动，敦促苏丹政府显示出认真态度，立即批准秘书处近两个月前提供给它的部队派遣国名单。此外，苏丹政府没有采取必要步骤，为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维持和平部队提供便利及缔结可接受的部队地位协定。

我们今天听到，而且许多其他报告也反映：陆路和水路通行被阻断、飞行许可审批受阻、签证程序不断变化、官僚做法导致到达物资的通关被延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说明对接受维持和平特派团所作的肯定性承诺是虚假的，这只会使维持和平特派任务受挫和推延。

我今天特别震惊地听到盖伊诺先生说，苏丹政府就部队地位草案提出了还价，要求苏丹政府有权中止或干扰通讯或预先获知部队调动。苏丹政府迄今的记录显示，它在支持向达尔富尔部署有效的部队方面缺乏诚意。我们安理会成员必须坚决要求苏丹政府对维持和平特派团作出承诺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立即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便利。

关于叛乱分子必须做些什么，从政治方面说，为了使和平进程取得成功，叛乱分子必须参加政治进程、形成统一立场并就谈判小组的组成达成一致。安全理事会不应羞羞答答，而应当对那些拒不参与对话的团体采取强硬态度。我们还应该要求反叛分子不得妨碍安全方面的工作。同盖埃诺先生一样，听说对中国工程兵发出了威胁，我也感到极为不安。这些工程兵是作为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特派团（达尔富

尔混合行动)的一部分被部署到达尔富尔的。我们赞赏中国向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早派人员。我们不会容忍对任何派遣国的威胁。

关于部队派遣国必须做的事情,在安全方面,我们越来越感到关切的是,没有提供直升机和重型运输部队。在象达尔富尔这样的广大地区,对于一支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这样规模的部队来说,机动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在双边并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协调作出努力,以敦促提供这些资源。我们再次呼吁有空中支持能力的国家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我们安理会成员必须继续支持秘书处的努力,以确定潜在的提供者,并向这些提供者宣传满足这些要求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联合国任命一名联合国-非洲联盟首席谈判员和一名逐日监督和平进程的联合调解支助小组长期主任,以协助特使。我们还鼓励秘书处迅速行动,签订为维和人员建造更多住宿设施的合同,以确保后勤挑战不会进一步拖延这项重要使命的执行。

最后,退一步看,我们还必须铭记,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进展取决于《全面和平协定》的充分执行。我们只有在所有方面都开展工作,才能够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朝着实现某种全面和平的方向迈进。美国致力于领导国际努力,以便推进《全面和平协定》,因为《协定》与达尔富尔冲突的任何成功结束都密切相关。

我再次感谢我们的同事们今天来这里介绍情况,并且敦促我们不要错过机会,努力和仔细地看一看我们如何能够消除障碍,以便在政治、人道主义和安全等所有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库马洛先生 (南非)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这次重要会议。我们要欢迎扬·埃利亚松先生来到纽约,并感谢他今天在这里通报情况。我们还感谢让-马里·盖埃诺先生介绍秘书长的报告。

国际社会关注达尔富尔局势迄今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赞赏秘书长努力把该局势作为优先事项。国际

社会也在继续齐心协力,力求找到可持续的永久解决办法。然而,现实情况是,达尔富尔局势正在对实地的人道主义状况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赞同秘书长的看法,即达尔富尔局势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是该地区暴力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则也有机会通过政治谈判和部署一支能够帮助带来变化的维和部队实现和平。正如我们在若干场合所强调的那样,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政治解决。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欢迎联合国特使埃利亚松和非洲联盟特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承诺和努力找到政治和和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办法。

南非认为,《阿布贾和平协定》为和平解决达尔富尔冲突提供了框架。我们也致力于尽快完成政治谈判,而且也认为必须确保达尔富尔境内所有武装团体尊重国际意见,参加这些和谈。

然而,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达尔富尔的一些运动决定不参加最近在利比亚苏尔特举行的和平会议。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所有人都参加这一进程,因为这些会谈是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的关键因素。对于那些有意不参加这些谈判,而是选择对达尔富尔无辜人民采取暴力行动的人,安全理事会应该能够采取坚定的行动。

令人关切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和周围存在民兵和反叛团体,导致在这些营地内发生暴力事件。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达尔富尔平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安全。我们必须创造条件,让人道主义援助到达有需要的那部分民众手里。

我们赞赏在落实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方面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尤其是使现已设立的总部有了初步作业能力。我们敦促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进一步加快这一进程,以确保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移交权力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一些对落实达

尔富尔混合行动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特别是空运、地面运输和特派团的部队组成等领域继续存在拖延现象。这些尚未到位的关键能力，我们非洲人显然没有条件提供。我们呼吁能够提供所需能力的方面提供这些能力。

我们还对批准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预算步伐缓慢感到关切。我们同意盖埃诺先生关于必须迅速部署强有力的维和行动的意见。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会员国审议和批准秘书长提议的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预算。我们需要加快行动，以遵守安理会制订的时间表。

显然，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成功取决于有关各方的合作。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和苏丹政府之间必须不断进行对话，而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各方最近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

非苏特派团军事小组在哈斯卡尼塔的驻地遭到袭击后，非苏特派团部队指挥官随即展开调查。我们注意到该调查的初步结果。南非谴责这次袭击事件，并期待着非洲联盟-联合国行动的最后报告。重要的是，查明作案人身份后，应将他们绳之以法。

最后，我们仍然希望，北方和南方之间关系中出现的紧张不久将会消除，以便双方继续充分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我们坚信，充分执行《全面和平协定》，将为持久解决达尔富尔冲突作出积极贡献。

约翰·索厄斯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扬·埃利亚松特使和让-马里·盖埃诺副秘书长今天的报告，尤其感谢他们为解决达尔富尔危机作出了不懈努力。我认为，今天的通报显示，早日实现和平的前景渺茫。在令我们感到关切的所有四个方面——政治方面、安全方面、人道主义方面和处理有罪不罚方面——进展不够。让我依次论述其中的每一个方面。

关于政治进程，我们欢迎并有力支持联合国特使和非洲联盟（非盟）特使的不断努力。我们希望安理

会能够继续不断地支持他们。我们也呼吁其他方面支持他们的努力。在苏尔特，两位特使开了一个头，但这一进程显然将是漫长而持久的。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持续不断地注重以下三点；我希望安理会所有成员将支持这三点。

首先，必须鼓励达尔富尔各方充分和建设性地参与，并且如有必要，我们应该把它们推上这个方向。其次，当务之急应该是停止敌对行动，并由混合部队有效地监测。这对于为政治问题谈判创造一个安宁期将是必要的。我欢迎苏丹政府在这方面的承诺，而且我们期待着该国政府履行这项承诺。反叛团体也必须这样做。第三，达成的最终解决办法必须是包容各方的和可持续的。正如埃利亚松先生今天所说的那样，会谈必须有达尔富尔社会各方面参加。我们必须吸取达尔富尔和平协定谈判的经验教训。确保达尔富尔民间领导人的有效参加需要耐心和现实主义。

我们将继续支持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萨利姆先生。我们促请秘书长任命一名首席调解人，负责领导日常和平谈判工作，支持两特使的工作。

关于维和部队，正如盖埃诺副秘书长强调指出的那样，虽有一些缓慢的小进展，但整体而言，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滞后情况越来越严重。1月1日移交接管之后，混合部队无法成为一支能够履行其使命的有效军事力量的危险越来越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达尔富尔人民来说，其后果将是严重的。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最近在哈斯卡尼塔遭到袭击，说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在应对保护达尔富尔平民的挑战之外，还得作好准备，面对诸如此类的风险。

盖埃诺副秘书长阐明了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将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联合国会员没有提供所需的各种能力。我们将继续游说动员潜在派遣国，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盖埃诺先生提出的各种军事选择办法并没有吸引力。

第二，苏丹政府尽管已经接受第1769（2007）号决议，但并没有表现出致力于有效和及时执行该决

议。在部队构成和部队地位协议问题上，迄今尚未达成一致。我们期待苏丹政府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苏丹政府迄今的反应，并没有任何让人感到鼓舞，认为苏丹政府打算这样做。苏丹政府也必须提供土地和飞行许可。苏丹政府看起来决心要把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部队问题政治化，给已被允许部署的那些部队增加了风险。

对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而言，建立这支混合部队本身就是一项够艰巨的挑战；苏丹政府一再拖延和阻挠，有可能使这一行动无法实现。我们刚才听了苏丹大使发表长篇大论，恐怕无法让我们相信，苏丹政府将改弦更张。

第三，我们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如此费时费力，是因为达尔富尔人民苦难深重。20多万人已经被杀害，200多万人被迫背井离乡，其中许多人已经在简陋的难民营中生活了好多年。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重，并继续恶化。据联合国统计，今年又有40万人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上个月，有7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遇害，成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遇害人数最多的一个月。联合国与苏丹达成的人道主义公报，现在仍然仅仅得到部分执行。我呼吁苏丹取消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准入的限制，让国际部队能创造条件，使人道主义局势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第四，达尔富尔和平还有赖于杜绝有罪不罚的文化。我们期待苏丹政府遵守第1593(2005)号决议规定的义务，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坦率地说，任命被控在达尔富尔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一名被告被担任苏丹政府部长，这是对安全理事会的侮辱。我担心，下月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安理会报告时，将没有多少积极情况可报告。我们必须解决这种状况。

为了在达尔富尔建立可持续和平，急迫需要在所有这四方面采取行动。安理会应当准备对企图破坏和平进程任何方面工作的任何一方采取严厉行动。正如我们在《全面和平协定》执行工作出现危机之后所看到的那样，苏丹整体安全所面临的危险继续在增大。

联合国呼吁，全国大会党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重新恢复对话，解决《全面和平协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便继续执行和按时完成协定规定。

王光亚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感谢埃利亚松先生通报苏丹达尔富尔政治进程的最新进展。我也感谢盖埃诺副秘书长通报达区“混合行动”部署进展情况。

中方一贯主张，要在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寻求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中方坚定支持平衡推进政治谈判与维和部署的“双轨”战略，期待苏丹政府、非盟、联合国协商合作的“三方机制”发挥核心主导作用。事实证明，上述战略与机制是解决达区问题的正确选择，并已取得重大进展。国际社会应坚定信心，坚持合作，巩固已经取得的积极势头，推动达区问题向稳妥、全面解决的方向继续前进。

达区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热点问题，其形成有着复杂的内部及外部原因，解决起来也需要进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达区问题目前正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人道局势恶化，二是政治谈判受阻。中方认为前者是标，后者是本。如果没有达区各方诚心诚意的政治谈判，就不可能有达区安全局势的根本改善；没有苏丹各派政治力量共创和平的内在动力，再强有力的“混合行动”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目标。因此，中方认为埃利亚松先生大力推进达区政治谈判进程，是具有政治远见的治本之策。中方欢迎利比亚苏尔特会议的召开，赞赏联合国与非洲两特使的积极斡旋。然而遗憾的是，一些叛军组织固执己见，抵制政治谈判进程，为达区问题的政治解决制造障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措施，力促有关叛军组织参与政治进程。中方郑重敦促相关组织以国家稳定发展和达区人民福祉为重，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尽早作出参与政治进程的正确选择，为通过谈判尽早达成一个全面的达尔富尔和平协议铺平道路。

自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769(2007)号决议以来，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混合行动”的部署取得

重要进展。中方对此感到欣慰，并对联合国秘书处、非盟和苏丹政府为此所做努力表示高度赞赏。当然，正如秘书处在“混合行动”部署之初就预见的那样，“混合行动”规模空前，涉及苏丹政府、联合国、非盟三方之间的合作互动，并面临部分叛军组织政治上不合作的复杂环境，其部署进程可能遇到各种困难。解决的出路只有继续加强各方协商与合作，并在合作互动中继续不断强化各方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解决问题的润滑剂。有了政治互信，再难的技术问题也可找到解决办法；没有政治互信，再简单的技术问题也可能演化为重大障碍。当前应注意防止的是将技术问题政治化和情绪化。我们敦促有关各方通过对话与平等协商，尽快商定落实“混合行动”的有关细节，确保维和行动根据第1769(2007)号决议规定得到全面、顺利部署。需要指出的是，在达区部署“混合行动”是安理会的一致决定，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严重关注一些叛军组织近日有关威胁维和人员安全的言论，敦促其顺应国际大势，采取与联合国合作的态度，避免自找麻烦、自寻其辱。

达区问题与其他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一样，深层根源说到底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国际社会在推动政治进程和维和部署的同时，也应同等重视达区社会经济发展，立足长远，尽早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只有改善当地民生，才能逐步消除冲突，实现各民族、各部族、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发展。

中方一直高度关注达区问题，并为该问题的妥善解决做出不懈努力。中国政府达区问题特别代表已多次访问苏丹，并赴达区实地考察。中国参与了迄今所有有关达区问题的重大国际会议，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斡旋。中国向“混合行动”派遣的多功能工兵部队首批人员已于近日抵达尼亚拉。中方还向达区和非盟特派团提供了多笔人道援助与捐助，并在农业、教育、生活设施等方面，向达区民众提供了许多具体、实在的帮助。中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达区问题早日解决，实现达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扬·埃利亚松关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政治途径的进展的详细情况通报。我们还感谢副秘书长盖埃诺先生关于秘书处加强努力迅速在达尔富尔部署有效的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维和行动的信息。

我们认为特别代表埃利亚松和萨利姆·萨利姆的工作是成功的。他们的努力正在产生重大成果。重要的是，他们得以在喀土穆与达尔富尔反对派之间建立了一个谈判机制。我们盼望着苏尔特对话取得进展。

在这里，我们欢迎苏丹政府与叛军达成和平协议的做法，特别是作为政治进程的第一步，喀土穆宣布单方面停止在达尔富尔武装行动。苏丹这一地区的形势依然十分复杂，但总体来看，暴力的浪潮已有所减退。

我们对一些叛乱团体的立场表示严重关切，它们继续拒绝参加政治进程。我们希望，在会谈恢复前的协商期间，这些团体将会审查自己的立场，以便使政治进程具有真正普遍的特点。重要的是，继续对叛军领导人施压，向他们证明和平相对于战争的优越性。

良好意愿只能是意愿，除非有关方面缔结双边停火协议，除非叛军解除武装和复员的进程已开始展开。达尔富尔内部对话若不能取得进展，就不可能改善人道主义局势，非洲联盟和联合国驻达尔富尔部队的维和行动也不可能圆满完成。

我们非常关切推迟全面部署混合行动。不幸的是，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与苏丹政府协商制定的向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提供部队和物资的国家名单，迄今尚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期望，涉及向达尔富尔派遣一次前所未有而且从各方面看均是重要的行动的未决问题，会在最近的将来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使在喀土穆特别为此目的建立的国家机构间机制开始运作起来的问题。

我们期望苏丹领导人与有关各方一样，竭力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维和工作上进行合作。

当然，对维和人员的任何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必须包括执行一项全面和平协定和改善区域局势，这是指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的安全和关系问题。这需要该区域各国无条件遵守在这方面达成的协定来加以促进。

比亚博罗-伊博罗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组织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这次的重要会议，并向埃利亚松先生表示，我们充分注意到当地最近远不能让人放心的事态发展，我们也重申支持他完成其艰难而微妙的使命。

早在11月14日进行磋商时，盖埃诺先生就向我们通报了他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接触以及非常先进的混合部队的准备情况。我们注意到他刚刚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他的概述使我们可以说，安理会现已充分了解非洲联盟/联合国行动的各方面情况以及不同角色的行为。

根据这些最新情况以及对秘书长报告（S/2007/653）的审议，我国代表团愿表明以下看法。

我们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说的：

“达尔富尔的局势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是暴力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则存在一种机遇，可通过政治谈判和通过部署一支可帮助促成变革的维持和平部队，实现和平。”
（S/2007/653，第31段）

因此，现在是冲突各方应当能够抓住的决定性时刻。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在确认特别是通过第1769（2007）号决议以来所取得的某些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深切关注许多持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安全的气氛、以及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情况。

因此，我国代表团谴责在苏丹，特别是整个达尔富尔持续存在的不安全气氛，以及不断攻击平民及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和人道主义机构人员的情况。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公布非苏特派团哈斯克尼塔营地受

到攻击情况的调查结果，以及对这一应受谴责罪行行为人为人起诉的情况。

我们还谴责所有破坏和平进程的行动，特别是一些叛乱团体拒不参加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苏尔特举行的谈判，以及企图破坏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署的方面所造成的延误。在这方面，安理会应当坚定公允，以正视听。

在2007年9月25日安理会的首脑会议上，刚果就强调必须抓住第1769（2007）号决议的通过所带来的一切机会。我国代表团谨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可能对有关各方产生任何影响的国家促使它们选择和平的道路。同样非常可取的是，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协调下作出一切努力，让冲突各方听到同一个声音。

正如刚果外交部长在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所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尽一切努力，加快2007年9月21日举行的达尔富尔问题高级别会议所强调的三个优先领域的实施步伐。

首先是政治对话。苏尔特倡议表明双方恢复了对话，应予支持。只有苏丹冲突的另一方也朝着积极方向前进，这种包容性对话才会取得成果。在这方面，必须特别强调执行《全面和平协定》、呼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呼吁苏丹人民解放军恢复全面参与民族团结政府。如果确实有必要实施任何制裁，那么制裁措施必须考虑到对各方保持完全中立的规则。

下一步是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署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无疑是恢复达尔富尔和平的唯一保证。没有其它选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部署一支强有力、可靠的部队，一支能够切实确保保护平民并保证各方履行所作承诺的部队。

因此，我们对该特派团在获得预算方面遇到困难感到关切。刚果准备尽其绵薄之力，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提供两个步兵连，以供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使用。我们愿表示造成秘书长呼吁提供所需的中型运输连

和直升飞机单位，如果没有它们，特派团的干预能力将严重受损。

我们还愿要求苏丹政府继续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合作，为尽早部署混合部队提供便利。我们欢迎在苏尔特会谈前夕已采取单方面停火措施。我们衷心希望的这种合作应有助于推动所有程序，包括接受部队组成、获得基地以及给予联合国飞机越境飞行权。

最后一个问题是人道主义援助。在此，只要援引秘书长的话就够了。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

“达尔富尔人民继续遭受暴力和不安全的威胁，在《达尔富尔和平协定》签署 17 个月之后，依然在营地中苦不堪言”。(S/2007/653, 第 34 段)

我们只要看看那些处于无助的达尔富尔儿童、妇女和男子的面容，就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了。因此，刚果将支持一切有助于促进达尔富尔和平与对话的倡议，以及任何其它经事实证明有必要的公正的强制性措施。

阿里亚斯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本人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出召开本次会议，为联合国所有会员提供一个思考达尔富尔局势的机会。同样，我愿感谢扬·埃利亚松大使和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通报政治进程进展情况和混合行动部署情况。

谈到达尔富尔危机，我们不能不象埃利亚松先生一样，强调只有通过政治协商进程才能实现和平。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埃利亚松和萨利姆大使所开展的外交努力和调解。

关于苏尔特会议，我们赞同以下看法，即它作为和解进程的第一步是成功的。我们认为必须保持谈判步伐，我们支持联合调解支助小组在该区域各地进行协商，以期吸纳那些没有参加苏尔特会议的反叛团体。

至于混合行动，我们赞赏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技术性努力，并感谢那些为表示声援而提供部队来开展

这项艰巨任务的国家。与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们对获得必要兵力方面出现拖延而感到关切。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安理会成员与冲突各方以及非洲联盟和部队派遣国之间也许应当加强互动。我们还呼吁所有人都不要无视以下事实，即混合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达尔富尔和平。

巴拿马与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确保苏丹政府代表参加会议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高兴地听到他对政治进程的承诺。但我们没有听到他以任何方式适当提到达尔富尔人民正承受的政治危机，对此我们感到关切。本组织用在达尔富尔危机上的时间不能以政府和叛军之间的军事冲突来衡量，而要以达尔富尔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来衡量。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苏丹代表没有足够明确、具体地处理盖埃诺先生提到的关于混合部队组成和谈判部队地位协定的问题。

这里并不牵涉到安全理事会成员或我们公民的命运——我们谈的是苏丹和苏丹人民的命运，而苏丹政府对确保人民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如果我们今后看不到苏丹政府的承诺，不仅是对政治进程的承诺——而且也是对确保保护并在必要时让国际社会也能帮助确保保护达尔富尔人民的承诺——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是这样，安理会和联合国就需要考虑其它措施。

里佩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愿感谢盖埃诺先生和埃利亚松先生的通报。首先，我愿重申法国全力支持他们和秘书长努力与非洲联盟一起找到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办法。

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如今就将把权力移交给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 1769（2007）号决议确定了这一最后期限。因此，我们有责任协助秘书处和非洲联盟遵守该期限。我们还应确保新行动将拥有足够的力度和威慑力，这样才能使我们极为强烈谴责的哈斯卡尼塔悲剧不再重演。

法国代表团欢迎有些国家已同意派遣部队，作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制定的名单的一部分。我们呼吁那些有能力向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提供所需专长的国家提供其专长。

我们还愿赞扬秘书处和非洲联盟继续与苏丹当局协商。副秘书长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很多阶段。我们不能重新谈判协定了。现在我们必须以透明方式执行这些协定。

法国呼吁苏丹政府全面配合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帮助部署特派团。今年6月签署的协定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安理会对此表示欢迎。现在苏丹当局必须以行动落实该协定，因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力求照顾到苏丹政府的关切，同时也使部队的效力保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

辩论的范围是明确的。秘书长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范围，因此，苏丹政府现在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表明他们真正愿意，正如他们向安全理事会承诺的那样，接受部署混合部队。

再也没有时间拖延了。我们在谈论数十万男女和儿童的安全和福祉问题，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现在是他们的唯一希望。我们还在谈论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效力和可信度问题。

关于政治进程，我们欢迎在来自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共同调解人扬·埃利亚松先生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主持下举行的苏尔特谈判。通过遵守停止敌对行动的规定和参与谈判来确保成功，是各方的责任。

关于阿卜杜勒·瓦希德·穆罕默德·努尔的具体问题，法国将不遗余力，说服他重新加入这一进程。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呼吁各方也都履行责任。

我国代表团肯定苏丹南方自治政府和区域行为者对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领导下的进程所作的重大贡献。在苏尔特和朱巴取得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鼓励所有行为者继续通过与指导整个

进程的共同调解人之间的不断联系，一道开展工作。最后，我要表示，法国支持共同调解人关于让达尔富尔的民间社会参与政治进程的决定。

在人道主义方面，我们不能接受对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自由出入的限制，因为有400多万人——占达尔富尔人口的三分之二——需要援助。我国代表团对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约翰·霍姆斯先生即将访问感到高兴，这将使得有可能对3月28日《联合公报》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我们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那里了解到与达尔富尔南部流离失所者的被迫重新安置有关的信息，并对此倍感关切。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自愿返回。我们还呼吁各方尊重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民用性质。

最后，我要再次指出，法国重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鉴于在达尔富尔犯下的罪行之严重，对这一现象不能忽视。安理会不久将有机会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一道，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我们要重申，我们完全致力于确保伸张正义。

毛图洛伊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感谢埃利亚松特使作了全面通报。我国代表团始终为他能够以任何联合国身份来到我们中间而感到高兴。同时，我们要感谢盖埃诺副秘书长就在达尔富尔部署混合部队问题所作的重要通报。

斯洛伐克欢迎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领导下开始的和平会谈。我们要特别赞扬两位特使的共同努力，他们一直在不懈地促进通过谈判达成达尔富尔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推动这一进程。我们完全支持非盟-联合国的调解，并希望苏尔特进程将有助于在达尔富尔实现可持续的政治解决。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盟和联合国都将达尔富尔问题列为最重要优先事项。这两个组织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非常令人鼓舞。同时，我们赞赏若干区域和国际伙伴积极的外交介入。尽管实践证明，政治和维持和

平进程极其困难并极富挑战性，但我们仍然认为，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

达尔富尔局势无疑处于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鉴于当地的政治和安全局势非常脆弱，人道主义局势正在恶化，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改变在过去的四年半里饱受苦难的达尔富尔人民的命运。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要想改变现状，还需要苏丹的全面合作和真正决心。

要使和平进程取得成功，仍然必须立即停止各方的暴力行为，扩大对和平会谈的参与。我们鼓励所有反叛运动充分参与和平进程。重申安理会的呼吁也同样重要，即各方应紧急达成并执行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在这方面，我们还呼吁各方善意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并履行其保护平民的承诺。

根据第 1769 (2007) 号决议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安理会已授权部署一支强有力和有效的部队，该部队应当能够给当地带来真正变化。为了确保这一点，必须找到所缺的运输和航空队，并在当地部署关键的技术和工程队。显然，如果得不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就不可能部署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同时，没有各方主要是苏丹政府的充分合作，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就无法取得成功。遗憾的是，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整整两年时间里，我们看到苏丹持不信任态度和一再企图推迟部署维和部队，而不是实际合作。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当地局势需要联合国立即作出反应的时刻，挑选哪些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队派遣国将被允许参加这一重要维和行动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呼吁苏丹政府立即同意该部队的拟议编制构成，从而使得联合国和非盟能够加速并最终完成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部署进程。

此外，国际社会也应在与苏丹政府合作下，作出更多努力，解决流离失所者营地中令人震惊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强烈敦促达尔富尔各方停止侵犯行为，

重新致力于全面执行关于促进人道主义活动的《联合国公报》。

最后，由于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我要强调，我们充分支持对在达尔富尔犯下的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进行调查和起诉。我们谨回顾，根据第 1593 (2005) 号决议，所有国家，包括苏丹在内，都应与国际刑事法院及其检察官充分合作并向其提供任何必要的协助。我们期待着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即将于下月向安全理事会作通报。

非盟-联合国调解小组的目前努力以及这两个组织对部署混合行动的介入为实现期待已久的突破、打破达尔富尔的恶性暴力循环提供了机会。斯洛伐克继续全面支持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斯帕塔福拉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同其他人一样，感谢扬·埃利亚松特使和让-马里·盖埃诺副秘书长所作的非常清晰和重点突出的通报，并且从总体上感谢他们真正出色的工作。很高兴看到埃利亚松先生出席这次会议，并注意到他在谈及苏丹和达尔富尔局势时充满了激情和同情，这是对待生活、政治和国际事务的正确感情。

由于时间限制，我将不再重复我前面的其他发言者的发言，尤其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大使的发言。但我要指出，意大利完全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就今后的道路所持的观点和看法。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都应赞同加强对秘书长的支持并从而加强对其各位代表的支持这一目标。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应当认识到——如我确信苏丹人民所认识到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他的说法和行动，支持他所传达的信息和他提出的行动要求。我认为这才是重要之处。

盖埃诺副秘书长的情况通报确实让我震惊。他通常都很冷静、言谈颇有节制的，但这一次，他说得非常非常明白，传达的信息令人十分担忧。如果六个月前听到盖埃诺副秘书长刚才介绍的情况，我们会感到忧虑；但是在权力移交仅仅一个月之后，在必须部署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之时，听到刚才的通报就相当令人

震惊，并把我们送入紧急状态。权力移交一个月之后就听到退却的备选方案，这确实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我希望，正如其他发言者所表达的那样，这种退却的立场是不必要的。

岌岌可危的，不光是苏丹人民的状况，实地百姓的苦难；正如里佩尔大使所说的那样，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可信度也岌岌可危。这就是岌岌可危之处。而且全世界的媒体都认为我们缺乏处理这一局势的能力。这就是问题。

我很高兴地听到穆罕默德大使强调苏丹政府对政治进程的充分承诺。我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他还提到了苏丹政府无限度地支持联合国、联合国特使，当然还有对非洲联盟特使。我认为这一点是很积极的。

引人注目的是，在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上，盖埃诺副秘书长和穆罕默德大使分别介绍的情况真的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说法与另一个正巧相反。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要尊重这一时限，就必须在接下来的 10 天时间里消除所有分歧。否则，即使在当地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也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也许正如穆罕默德大使所说的那样，解决所有这些安排的技术细节问题并不是我们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听到一位常驻代表与副秘书长所说的情况正好相反时，安全理事会应当弄清楚实际在发生什么情况，那肯定是得当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需搞清楚，并且需要弄明白如何消除具体的分歧之处。

由于我们确实有时间压力，作为安全理事会即将接任的轮值主席，如果安理会的同事们同意，我认为从下周开始，与会者应当立即为三方机制奠定基础。到时非常恰当的做法是，在下个月的第一周或上半个月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弄明白分歧是如何消除的。如刚才所说，我们再也不能贻误时间。我随时愿意调整安理会的工作方案，以便在这一点和这个问题上弄个水落石出，因为它危及我们的可信度。

克里斯琴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谨与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秘书长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的情况通报，并借此机会祝贺他和他的非洲联盟（非盟）伙伴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克服严重障碍于上个月在利比亚成功举行了达尔富尔和平谈判。我国代表团还非常感谢盖埃诺副秘书长所作的发言。

我们尤其高兴地看到，由于特使们的坚韧不拔和勇往直前的决心，尽管在筹备过程的一个微妙阶段，一些武装分子在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维和人员位于达尔富尔南部哈斯卡尼塔的基地向他们发动猛烈进攻，但会议并没有偏离轨道。我国代表团急切地要了解关于这一不幸事件的有关事实。这一事件再次突出表明，当事各方迫切需要恪守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中所规定的义务，特别是第 1591（2005）号和第 1769（2007）号决议中规定的义务。

加纳期盼下一轮会谈，并相信，在苏尔特取得的进展，特别是所汲取的宝贵经验教训，将作为一幅路线图，指导有效开展筹备工作和举行会谈。为此，我们赞赏特使们与基层当事方联络，并力求让他们直接参与会谈。

这种创新的方法表明，确实可以赋予人民以力量，让他们主张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当家作主权利，从而推动他们的领导人沿着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前进。我们希望，从那些违背国际社会愿望和期望而拒绝参加苏尔特会议的叛乱领导人身上汲取的教训并未付诸东流。冲突各方必须明白，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人民的福祉。

因此，不管分裂是叛乱团伙内部动态造成的，还是由外部因素引发的，叛乱团伙进一步分裂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在当前环境下，没有哪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势在必行的是，苏丹人民应当团结起来，维护他们建立一个统一、和平与繁荣的国家这一共同利益。

尽管苏尔特会谈遭受到各种挫折，但加纳认为，这一会议标志着和平进程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苏丹

政府发表了大受欢迎的停止敌对行动宣言，这大大加强了重新恢复的对话势头。我们赞扬苏丹当局作出这一大胆决定，并呼吁叛乱者对政府的姿态作出回应，积极参与对话，以便解决冲突的根源。

的确，在安全与分享权力和财富的核心问题上，各方如果不愿意妥协，那就不容易找到共同点。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对数百万流离失所者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确保救援物质不受干扰地分发给贫困者，而且采取各种步骤促进所有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家园。

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及时部署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不遗余力地维持苏丹政府宣布的停止敌对行动。我国代表团欢迎正在为此开展的筹备工作。同时，我们感到担忧的是，由于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一进程似乎落后于计划。立即部署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符合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因此我们促请他们铭记他们根据第 1769（2007）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最近的事态发展凸显了现阶段全方位推进和平进程所必备的各项要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变得明显的是，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推动实现达尔富尔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工作，争取进展。

韦贝克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就达尔富尔和谈所做的通报，也感谢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就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所做的通报。

局势极为严峻。但是，在下面的发言中，我将仅侧重于政治方面。我们赞同在秘书长最新报告（S/2007/653）中表述的看法，这一分析同样令人忧心忡忡。尽管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做出了不懈努力，但达尔富尔安全局势继续恶化，同时苏丹政府与各反叛运动也发现，要开展和谈极为艰难。

实地暴力循环使人道主义局势更趋复杂。要制止暴力行为，就必须政治解决危机。成功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时正确地执行苏丹北南之间的和平条约，是苏丹持久和平的基础。为寻求实现苏丹的稳定，我们正为东非的区域稳定而努力。

比利时注意到，在通过苏尔特进程、推进达尔富尔和谈方面的巨大努力尚未转化为寻求商定解决办法上的具体进展。我们认为，谈判成功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各方严格地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在放下武器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各方有责任充分、公开地承诺寻求一个持久协议。这是安理会规定的一项义务；它不仅仅是一个可选办法。

比利时呼吁苏丹政府和所有反叛运动立即参加和平谈判，并让包括部落领袖、流离失所者及妇女运动代表在内的民间社会各组成部分参与其讨论。这样，和谈将具有尽可能最广泛的基础，由此商定的协议也将受益于坚定而持久的支持。

除政治进程中的事态发展外，对于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及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署中显而易见的重大延误，比利时感到痛惜。这支混合部队，与和平谈判一道，是稳定达尔富尔局势的另一个层面。

根据安理会第 1769（2007）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在这方面发出的一系列呼吁，苏丹当局有责任为无条件执行提供便利。副秘书长已不得不提出了安理会将在苏丹政府继续不合作的情况下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然而，安理会必须承担起它的责任。

最后，比利时谨重申它致力于国际正义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过几天，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将向我们报告其有关达尔富尔局势的活动发展。我们知道他对苏丹当局合作问题的看法是严厉的，并反映了继续恶化的局势，尽管已发出两个逮捕证，特别是对已升任部长职位的Haroun先生发出了逮捕证，而且第 1593

(2005)号决议要求苏丹与法院及检察官充分合作，但合作已恶化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

目睹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重侵犯，我们现在不容忍并且将来也不会容忍苏丹政府继续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

纳赛尔先生 (卡塔尔) (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 我谨感谢秘书长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在利比亚的苏尔特和谈中所做的宝贵努力。我也谨感谢秘书长提交安理会的报告(S/2007/653), 并感谢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就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部署所做的通报。

尽管我们承认关于混合行动部署的第1769(2007)号决议的执行遇到一些困难, 为应对这些困难所做的努力本身就证明, 正在努力执行该决议。秘书长的报告承认, 在执行决议中取得了切实进展, 包括苏丹民族团结政府努力划拨土地以建造混合行动营地, 以取代因不可预见情况而不能划拨、或已被占用或已为私人所有的其它土地。在执行航空飞行协议方面也正在努力工作。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政府的严肃态度,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对此表示欢迎。

政府已成立一个机构间部长级委员会, 以筹备混合行动的部署。因此, 联合国也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 完成执行决议这一集体责任循环。必须完成所派遣部队的编制构成, 并如安全理事会同一项决议中确定的那样, 保持其非洲特点。我们应加快审批提交秘书处的非洲提议, 克服造成审批延误的官僚作风。我们必须考虑苏丹政府的保留意见, 因为它是关系最为重大的一方。我们必须促进与该政府的对话、谅解和建设性协调。大会的相关委员会在预估混合行动所需款项上也继续面临困难。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影响了混合行动的部署。

我想知道, 谁应对延误划拨部署特派团所必需的资金负责? 为开展该行动, 维和部必须迅速、立即地完成特派团的大、小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通过第1769(2007)号决议后, 它们本不应忽视这一问题的。

我们必须结束对其他人的质疑和非建设性批评。我们必须与东道国一起继续努力, 为混合行动建立信任。有些人相信秘书长就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所确定的各主要方面即政治、维和及人道主义方面之间存在互补性的原则。我们也须注意不能给已取得的成就造成消极影响。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建立信任, 我们绝不能以负面影响整体努力的方式, 将不同方面混为一谈。我们绝不能继续仅仅指责某一方, 而忽视了反叛分子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对维和人员的安全与安保及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构成的威胁。

通过针对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的哈斯卡尼塔恐怖事件, 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展开调查并惩治罪犯。我要询问秘书处关于这一恐怖行为的最新事态进展。

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领导人抵制在利比亚举行的苏尔特讨论, 这在和平之路和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上设置了障碍。不幸的是, 尽管这些抵制很大程度上明显地阻碍了作为路线图一部分的这一讨论, 但这些反叛分子仍未受到安全理事会, 特别是安理会某些成员的充分压力。

这些人不仅没有参加和平会谈, 而且对那些参加苏尔特讨论的人起消极影响, 并破坏了会议的积极氛围。安理会必须对这些阻碍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人采取必要行动, 包括考虑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我们希望了解埃利亚松先生对这些个人实施制裁的看法。

最后, 我们坚信, 我们齐心协力为达尔富尔寻求一项全面和平协定将帮助我们避免事情严重复杂化, 包括在目前有关混合行动的组成和部署的辩论中。因此,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推动和平进程, 全力支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特使, 并继续推动与民族团结政府建立信心的措施, 同时对那些阻碍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廷科帕女士 (秘鲁) (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 我欢迎苏丹常驻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同样我们愿感谢

秘书长特别代表扬·埃利亚松先生所作通报，并重申我们支持他在关于达尔富尔的政治对话方面开展工作。我们还愿感谢让-马里·盖埃诺副秘书长所作情况通报。

秘鲁欢迎正在采取实现达尔富尔政治对话进程的各项举措。我们注意到非洲联盟的参与，以及区域伙伴与联合国合作寻求有关各方开展对话。鉴于最新的事态发展，我们显然必须坚持不懈，以期结束这一危机，并实现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于10月27日在苏尔特开始的和平会谈进程表明了这一点。

在此，我们感到必须向各方重申，只有通过政治对话和包容各方的磋商，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可行和全面地解决达尔富尔危机。我们还认为，必须继续努力，确保尚未参加该进程的叛乱团体在下一阶段开始前参加进来，对该区域和平和稳定负起责任。

我们认为，有关各方在讨论的两个阶段中处理的议题——安全、财富和权力分享、人道主义事务等等——非常复杂，而且是反叛团体与苏丹政府之间的争议焦点。但是我们感到，调解人和各方必须努力达成可以确保人民的安全和进程延续的、可持续和切实的解决办法。

解散民兵应该是这些会谈议程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解除金戈威德民兵武装的进程，这超出了于去年5月签署的《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必须进行国际监督，以确保它得到有效和立即执行。

此外，我们对该国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继续恶化感到关切。确保保护平民和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仍然至关重要。此外，应该要求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我们还重申，苏丹政府和冲突各方需要根据第1593（2005）号决议与国际刑事法院和检察官通力合作。

关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这一议题，秘鲁同样对部署出现延迟以至导致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感到关切。因此，必须遵守已建立的时间表，而蓝盔士兵必须如安理会授权那样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民族团结政府应该开展合作，确保所有待决事项，包括空运和陆上运输单位事宜得到解决，并确保这些单位可以自由行动，其通讯不受阻碍。目标是确保以必须的紧迫性来部署混合行动，以便混合行动可以开始为平民提供必要保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和其他人一起欢迎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并感谢他就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作通报。我们还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提供关于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最新情况。

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和苏丹政府于2006年11月16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商定在三大方面，即政治进程、部署维持和平行动和加强停火方面开展工作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自那以来，一年时间已经过去。正如今天的情况通报所表明的，我们在两个方面——政治轨道和维持和平行动轨道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通报也揭示了我们继续面临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承认，也许必须给反叛运动更多时间，以便使他们能到达一个促进与苏丹政府谈判的下一阶段所需的共同平台。需要此类努力，因为我们需要促进会谈。我们支持调解人采取的办法，使达尔富尔民间社会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这就为和平进程提供了尽可能广泛的基础。我们还鼓励该区域各国继续在支持政治进程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强调，各会员国支持政治进程并鼓励所有反叛运动参与会谈非常重要。

虽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我国代表团对停止敌对行动的推迟感到不安。停止敌对行动不仅对达尔富尔的平民，而且对达尔富尔的和平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加强建立信心，并为谈判营造一个有利环境。因此，我们赞赏苏丹政府宣布停火。

尽管政治方面出现拖延，但维持和平轨道应该在已确定的时间表内前进，这也将使其能够支持政治进

程。因此，我们鼓励秘书处继续与部队派遣国合作，包括获得地面运输和直升机能力等关键的增强军力手段。国际社会不应该撤回其去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在第 1769 (2007) 号决议中对支持非洲联盟-联合国混合行动做出的承诺。我们还鼓励秘书处继续与苏丹当局磋商，以便尽快就剩余技术问题达成一致。

我们强调秘书长的报告 (S/2007/653) 中提出的一点，即两个月前在哈斯卡尼塔袭击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 (非苏特派团) 的始作俑者的问题。这一袭击表明，不仅迫切需要在达尔富尔部署一支强大、可靠的部队，而且安理会需要对此类行凶者采取坚决行动。混合行动需要并值得安理会的全力和毫不动摇的支持。安理会赖以建立和实施其职责的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值得我们全力支持。

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我们欣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报告说，2007 年 3 月的联合公报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行动提供了很大便利。然而，我们对继续发生针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可耻攻击深感关切。我们担心，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车辆经常成为非国家武装团伙的抢劫目标。对和平工作者的袭击不仅违反了战争法，而且也是对我们道德观念的冒犯，不应容许它继续下去。

最后，我谨重申，印度尼西亚坚决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扬·埃利亚松先生和非洲联盟特使萨利姆·萨利姆先生继续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中作出努力。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我现在请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对所提的评论作出答复。

埃利亚松先生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认为，你刚才以本国身份进行的总结非常贴切地反映了我在本会议桌旁听到的观点。我要表示我的深切赞赏，并且我想我可以代表我的非洲联盟同事和朋友、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感谢各位对我们工作的广泛、深入和全面的支持。这一支持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非常赞赏你们表示的信任。

在个人方面，我也要感谢在座的几位与会者，我曾其他职务上同他们一道工作。引用我们的斯洛文尼亚同事的说法，我很高兴在这一世见到他们。

我认为，我们必须了解为和平与政治进程创造有利条件的重要性。毕竟，这就是为什么人道主义局势同安全局势和政治会谈有联系。它们相辅相成，或者，如果是负面的，就会相互损害。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

我也高兴地听到我们的南非和斯洛伐克同事提起难民营的情况。如果我回顾一下 11 个月来我在该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我要向安理会提出的最严重警告就是难民营的局势。这一局势令人沮丧和愤怒。如果父亲不下田种地，母亲担心外出拣柴火可能发生的情况，年轻人在将近四年里在某种难民营里成长，思想激化，并且武器也流入难民营，各位成员可以想象生活将会怎样。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危险，此外还有部落冲突，这是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分析的新现象。

我不知道各位成员是否了解以下情况，部落冲突杀死的人数超过政府部队同各运动之间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今年有 700 多人在部落冲突中被杀。这些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并设法防止失控的达尔富尔的新现实和新危险。

这里发表的不同见解增强了我与萨利姆为争取各方的参与所做的工作。广泛和充分地参加这些会谈并且各方承担这项责任，对政治会谈的信誉非常重要。我希望，现在踟躇不前的运动的代表们相互之间将会就他们如何及何时进入该进程开展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根据我们的一些接触，我认为并相信他们将会这样做。为了进行有意义的会谈，我们需要足够数量的来自各运动的参加者，因此，安全理事会成员能够集体作出以及作为代表和会员国单独作出的任何努力，在本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处理达尔富尔的基本问题。人道主义行动是一个雇佣 12 000 人、耗资 7 亿美元的行动。维持和平行动，正如让-马里·盖埃诺可能会详细说明，

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耗费巨额资金。我们必须能够处理基本问题，以便我们将不会采用不触及根源的措施。安理会能够为推动各方参与会谈并为会谈做好准备的任何行动都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苏丹政府将明白其代表团的性质，并且它将能够处理我认为他们知道存在的问题，确保该代表团将代表民族团结政府。再说一遍，这对谈判进程的实质是重要的。

停止敌对行动极其重要，我对因为一些运动的缺席而无法达成有意义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再次表示遗憾。我们欢迎政府的单方面宣布，并且我们希望各运动现在也将这样做。

当然，我们有一个监测问题，因为我们尚无能力进行监测。我们部署的部队尚未达到拥有强大的核查与监测机制的水平，但是我希望，随着部队的部署将会建立这样的机制。因此，在本阶段，这完全是一个我希望各方都会作出的政治承诺的问题。

我也非常感谢安全理事会支持尽可能听取达尔富尔人民——民间社会阶层——的声音。我想说，民间社会代表在苏尔特会议上的热情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世界新闻界没有大肆报道这一积极的形象，但是我在达尔富尔走南闯北，访问乡下的难民营和村庄，听到这些表达希望、渴望并梦想和平的声音，令我深感宽慰。我认为，我们应当始终牢记达尔富尔人民的真正愿望。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同苏丹政府以及还有各运动，讨论这种参与。我们要他们表达看法，但是，这样做的方式将不会大大改变谈判的结构。但是，我们当然需要让他们在不同的协商形式中发言。我们同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以及我们自己的公民事务机关、在实地派驻许多代表团的联合国一道工作。

我铭记在座一些代表的忠告，寻找一位特使之下的首席调解人负责日常谈判。我们目前有两位出色的首席调解人，联合国的塔耶·布鲁克·泽里胡恩和非洲联盟的萨姆·伊博克。我们将讨论这里提出的建议。

我理解这是朝着寻找一位联合首席调解人的方向迈出的步骤。这是一个我们将实施的有趣的建议。

我也认真对待不同运动对个别国家构成的威胁。在沙姆沙伊赫区域会议之后，我本人将去达尔富尔。我将到实地去，并希望同尽可能多的运动会谈。我也将同其他利益攸关者接触，并且我必然发出一个信息，必须尊重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及非洲联盟的权威。这是一个极为有趣和令人着迷而艰巨的任务：本着《宪章》第七章的精神一起工作，而且非洲联盟和联合国要在维和领域以及政治会谈领域执行一项共同任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已经选择要证明这一合作重要性的舞台是一个困难的舞台，但是我们当然将尽最大努力推动这个进程。我们也必须记得，最终，一切要靠各方的政治意愿。

还有关于确定时限和实施制裁的问题。这是两个最困难的问题，我把它们留在最后讲。

制定清晰的时限和设置截止日期总是可取的，但是，当存在我们必须尊重的政治动态时，人为设定截止日期通常是危险的。萨利姆先生和我将努力把肯定必需的紧迫感和确保在会谈时的代表权达到临界程度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将召开区域会议，像在厄立特里亚的会议一样，这个会议举足轻重。沙姆沙伊赫会议之后，我们将直接到实地去和各方一起工作。那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一种状态，举行一次像阿鲁沙那样的会议既有必要，又可取。之后，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进入实质性会谈。但是我认为，我不想用确切的日期描述这个过程。

关于实施制裁的问题，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代表萨利姆先生讲话，不是由特使我们这一方面来鼓励或不主张实施制裁。我注意到安理会 10 月 24 日的主席声明 (S/PRST/2007/41)，如果我对文本记得不错的话，声明中，安理会支持和平进程，并阐述了破坏和平进程与维和行动涉及的种种风险。我可以这样说，当我到那里同苏丹政府以及各运动会谈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我将把出访了解的情况向潘基文秘书长汇报；秘书长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些问题，并深入参与，

而且，我们也将把这些事态发展向安理会报告。如果我可以外交辞令的话，这样通常会给人留下印象。

因此，要由各成员国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事实做结论。我希望，我们现在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进程：那些对参加会谈持犹豫态度的当事方，为了它们的人民能够享受和平，大多数会得出他们应该参加会谈的结论；并且希望，我们可以进行迅速和有意义的谈判。如果我们完全蔑视这个进程，那就要由成员国来做出它们认为最合适并能够帮助进程最终取得成功的结论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先生做出的澄清。我现在请负责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盖埃诺先生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做答复。

盖埃诺先生（以英语发言）：刚才只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部署大规模一揽子支助计划的延误。大规模一揽子支助计划的延误揭示了我们在全面部署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中面临的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大规模一揽子支助计划只是混合行动的一个早期阶段。对这些延误，没有一种单一的解释：它们是由几种解释组合而成。

首先，在某些情况下，经维持和平行动部核查，发现部队派遣国宣布的派遣能力并不存在，或不合乎要求。

第二个方面是部队派遣国本身有时候犹豫不决，它们延误了我们所说的“装箱清单”，这是一份我们需要组织后勤工作的文件。派遣国有时似乎对什么时候部署犹豫不决。

第三组问题是在谈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同苏丹政府的合作时已经提到的那类问题；合作时有时无。我想到的是，为执行必要侦察任务发放签证的延误，以及提供部队部署所需土地的延误。

所有这些因素最终造成大规模一揽子支助计划部署出现重大延误。我们感到关切是，正如今天通报时谈到的那样，这些问题反复出现，然后又有所扩大，可能会严重推迟或妨碍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任务本身。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盖埃诺先生所做的澄清。我的名单上没其他发言者了。按照安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我现在邀请安理会成员参加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该议题。

下午 5 时 50 分散会